



千古

一胡

古典
艳情
珍品

明

伏

雌

故

主



中国新闻联合出版社

1242.4
351

古典艳情珍品

典
艳
情
珍
品

天
香

明
媚

伏
雌
教

中国新闻联合出版社
CHINA NEWS UNITED PUBLISHER

中国新闻联合出版社
CHINA NEWS UNITED PUBLISHER

（地址：北京前门大街7号）



中国新闻联合出版社

中国新闻联合出版社

古典艳情珍品

古典艳情珍品 / 清·西子湖伏雌教主 著——中国新闻联合
出版社 (CHINA NEWS UNITED PUBLISHER), 2006.7
ISBN 988-99051-0-8

中国新闻联合出版社

CHINA NEWS UNITED PUBLISHER

(香港上环苏杭街49-51号建安商业大厅7字楼)

2006年7月第1版 2006年7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毫米 1/16 印张: 17

字数: 400千字 印数: 1-5000册

定价: 28.00元

中国新闻联合出版社

风月梦

清·刊上蒙人著

序

夫《风月梦》一书胡为而作也？盖缘余幼年失恃，长违严训，懒读诗书，性耽游荡。及至成立之时，常恋烟花场中，几陷迷魂阵里。三十余年所遇之丽色者、丑态者、多情者、薄幸者，指难屈计。荡费若干白镪青趺，博得许多虚情假爱。回思风月如梦，因而戏撰成书，名曰《风月梦》。或可警愚醒世，以冀稍赎前愆，并留成余后人，勿蹈覆辙。间有观是书而问余曰：“此书分明是真，何以曰梦？”余笑而答曰：“梦即是真，真即是梦。曰具即具，曰梦即梦。呵呵哈哈！”

时在道光戊申冬至后一日，书于红梅馆之南窗。

邗上蒙人谨识

目 录

风 月 梦

- | | | |
|-------|-------------------------|----|
| 第一回 | 浪荡子堕落烟花套 过来人演说风月梦 | 1 |
| 第二回 | 袁友英茶坊逢旧友 吴耕雨教场说新闻 | 4 |
| 第三回 | 北柳巷陆书探友 西花厅吴珍吸烟 | 7 |
| 第四回 | 闹面馆袁猷讨私债 封游船魏璧逞官威 | 10 |
| 第五回 | 小金山义结金兰 进玉楼情留玉佩 | 13 |
| 第六回 | 陆文华议谋妓女 吴颖士约聚青楼 | 17 |
| 第七回 | 吃花酒猜拳行令 打茶围寻生风 | 21 |
| 第八回 | 好勇斗狠换人抢物 排难解纷席赔罪 | 26 |
| 第九回 | 诸把势传签敛费 众刀笔鸣保兴词 | 29 |
| 第十回 | 红销账佳人惊异梦 白衣庵大士发灵签 | 32 |
| 第十一回 | 议梳妆浪子挥金 做媒的虞婆索谢 | 37 |
| 第十二回 | 燕相硬写龙船分 月香初试云雨情 | 40 |
| 第十三回 | 贺端阳陆书看龙丹 庆生辰月香开寿宴 | 44 |
| 第十四回 | 月香偶染风寒疾 莫爱乱逞虎狼威 | 50 |
| 第十五回 | 送花篮蛤蟆打秋风 做喜乐虔婆收贺分 | 52 |
| 第十六回 | 百子堂和尚花缘 大雄殿马披斗法 | 55 |
| 第十七回 | 月香吃醋闹鲤鱼 魏璧争风打肉鳖 | 59 |
| 第十八回 | 苦口良言贾兄劝友 寻根究底陆姑询仆 | 62 |
| 第十九回 | 倒酱罐姑侄参商 泼醋瓶夫妻反目 | 66 |
| 第二十回 | 袁友英蓄意纳宠 甄双林矢志从良 | 69 |
| 第二十一回 | 床头金尽青楼冷面 梦里情浓浪子痴心 | 71 |
| 第二十二回 | 凑盘川陆书归里 借青跌吴珍结怨 | 74 |
| 第二十三回 | 公差大闹烟花院 契友私探死囚牢 | 78 |
| 第二十四回 | 贿禁卒私松刑具 嘱经承翻改口供 | 82 |

第二十五回	因禁娟风林赁屋	为戒烟贾铭换参	85
第二十六回	赠金级姐妹喜重逢	修坟墓姑媳争阔气	93
第二十七回	王大娘因贫卖女	蓝小姑好色勾郎	97
第二十八回	情切切风林探病	意绵绵贾铭赠待	99
第二十九回	背盟誓风林另嫁	卷资财巧云还乡	102
第三十回	庆中秋袁猷染病	降夜香双林祈神	106
第三十一回	短命郎检券遗嘱	痴情妇服毒捐躯	109
第三十二回	遵国法罪犯发配	沐皇恩烈妇入词	114

醋 葫 芦

第一回	限时刻焚香出去	怕违条忍饿归来	123
第二回	祭先茔感怀致泣	泛湖舟直谏招尤	127
第三回	王妈妈愁而复喜	成员外喜而复愁	132
第四回	思疗妒鸩鸩置膳	欲除奸印信关防	137
第五回	周员外设谋圆假梦	都院君定计择良姻	141
第六回	脱滞货石田长价	嗟薄命玉杵计穷	146
第七回	落圈套片刻风光	露机关一场拷打	152
第八回	再世昆仑玉全麟嗣	重生管鲍弦续鸾胶	157
第九回	都院君勃然嗔假印	胡主事混沌索真脏	162
第十回	服新礼优觞祸酿	弄虚脾继立事谐	168
第十一回	都氏瓜分家财	成飙浪费继业	173
第十二回	石佛庵波斯回首	普度院地藏延宝	181
第十三回	产佳儿湖中贺喜	训劣子堂上毆亲	190
第十四回	告忤逆枉赔自己钞买	生员落得用他财	194
第十五回	画行乐假山掩侍女	涉疑心暗鬼现真形	199
第十六回	妒气触怒于天庭	夙孽报施乎地府	204
第十七回	波斯阅招救难	都氏带罪受经	210
第十八回	翠苔重返家门	都氏闾堂拜谢	216
第十九回	都白木丑态可摹	许知府政声堪谱	219



第一回 浪荡子堕落烟花套 过来人演说风月梦

词曰：

惯喜眠花宿柳，朝朝倚琴很红。

年来迷恋绮罗丛，受尽粉头欺哄。

昨夜山盟海誓，今朝各奔西东。

百般恩爱总成空，风月原来是梦。

（右调《西江月》）

话说东周列国时，管仲治齐，设女闾三百以安商旅，原为富国便商而起。孰知毒流四海，历代相沿，近来竟至遍处有之。扬州俗尚繁华，花街柳巷、楚馆秦楼，不亚苏杭江宁。也不知有多少人因迷恋烟花，荡产倾家，损身丧命。自己不知悔过，反以“宁在牡丹花下死，从来做鬼也风流”强为解说。虽是禁令森严，亦有贤明府县，颁示禁止，无如俗语说得好：“龟通海底”。任凭官府如何严办，这些开清浑堂名的人，他们有这手段，可以将衙门内幕友、官亲、门印，外面书差，打通关键，破费些差钱使费，也不过算是纸上谈兵、虚演故而已。但凡人家子弟到了十五六岁出了书房之时，全要仗着家中父兄管教。第一择友要紧，从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青年子弟若能结交良朋佳友，可以从此琢磨，勤读诗书，谋干功名，显亲扬名。士农工商各自巴捷，亦可兴家创业。倘若遇见不务正业的朋友，勾嫖骗赌，家里上人又溺爱他些，不大稽查；更有不知上人创业如何艰难，只顾自己挥霍，日渐日坏，必致成为下流。

赌博的赌字虽坏，尚是有输有赢。独有嫖之一字，为害非轻。在下曾经目睹：有那些少年子弟，仗着父兄挣有家资，他到了十五六岁时，爱穿几件时新华丽衣裳。起初无非在教场下、买卖街，三朋四友，吃吃闹茶，在跌博篮子上面跌些磁器果品玩意物件。看见天凝门水关里面出来的游湖船上有人带的女妓，也有梳头的，也有男妆的，红裙绿袄，抹粉涂脂；也有唱大曲的，也有唱小曲的，笛韵幽扬，歌声袅娜，引得这些青年子弟，心痒难挠，因此大家商议雇只游船，追随了后。这还算是眼望，不过破费些船钱饮食，尚不至了大害。最怕内中偶有一人，认得这些门户，引着他们一进了门，打一两回茶围，渐渐熟识，摆酒住镶。不怕你平昔十分鄙吝，那些烟花寨里粉头，她有那些花言巧语，将你的银钱骗哄到她腰里，骗得你将家中妻子视为陌路，疑惑这些地方可以天长地久。还有可笑的：家中父母叫儿子做件、买件衣物，还要回说得闲没得闲，有钱没有钱，许多的推托。若是相好的粉头，放下差来，要什衣裳首饰，纵然没有银钱，也百般地设法挪借，立刻办了送去，以博欢心。哪知那些粉头，任凭你将差送了去，从来没有二人说过好的。若是衣服，必是说裁料颜色身分不好，花边花色不好，或是长了，或是短了；若是首饰，又说是金子颜色淡了，银子成色丑了，花样不时式，金烧得不好，翠点得不好，簪子长了短了，钗头圈口大了小了，背索子瘦了肥了，耳挖子轻了重了，正所谓：将有益银钱，填无穷之欲望。人家养的儿子，到了长大的时节，纵然不学好，不务正，做错了，就是父母也不忍轻易动手就打，开口就骂，任凭怎样气急了，说几句、骂





几句，有哪件逆儿子，还要回言回语。独有在这玩笑场中，被这些粉头动则扭着耳朵，打着、骂着、掐着、咬着，还是嘻嘻地笑着，假装卖温柔，说什么打情骂趣，生恐言语重了，恼了这些粉头，就没有别处玩笑了。世间的人，若能将待相好粉头的心场去待父母，要衣做衣、要食供食、打着不回手、骂着不回言，可算是普天世间第一个大孝子了。

还有些朋友，只知终日迷恋烟花，朝朝摆酒，夜夜笙歌，家中少柴缺米全然不顾，真是外面摇断膀子，家里饿断肠子，常在花柳场中贪恋粉头，在外住宿，忘记家中妻子独宿孤眠。有那贤淑的妇人，不过自怨红颜薄命，网在心里，在人前不能说丈夫不是，因为要顾自己贤名。还有那些不明大义的妇人，因丈夫在外贪玩，等待丈夫回家，见了面，就同丈夫扛吵，百般咒骂，寻死觅活。更有那种不识羞耻的下贱妇人，她说丈夫在外玩得，她在家也玩得，背着丈夫做下许多濮上桑间、伤风败俗的来。被人前指后戳，说什么卖花钱儿买花带。殊不知在这些地方初落交之时，银钱又挥霍，差又应手，这些粉头就百般地奉承，口里说刻刻难离，也有要跟着住家，也有要从良，恨不同生共死；及至你还坐在她的房里，哪边房里来了别的客人，他们亦复也是这等言语。

还有那聪明能干的朋友，用尽无限机谋，也不知丧了多少良心，弄了银钱来舒舒服服的送与这些粉头受用。他又明知这些粉头都是花言巧语，灌的米汤哄骗人的银钱，他偏说是这些粉头同天下人皆是灌的米汤，唯独与我是真心实语。若不是这样想头，人又不是痴呆，怎肯甘心将银钱与他们受用？这些地方不拘你用多少银钱，到了你没银钱的时候，或是欠下镶钱，或是差未应手，这些粉头就翻转面皮，将昔日哪些恩爱都抛在九霄云外去了。一般的冷眼相看，连哪些内外场也是这般势利。莫说没有银钱被哪些粉头讥笑，就是身上衣服稍为褴褛，自己也就不好意思去了。

更有一种蜜脸，为了一个粉头吃醋争风，甚至打架扛吵，动刀动枪弄出祸来跪官见府。还有在这些地方得罪了官亲幕友，或是遇见官府查夜，捉拿了去，问了答仗徒流，这些粉头不拘与你何等恩爱，见你闹出来，他不是卷卷资财，回归故里，就是另开别的码头生意去了。弄下祸来，让你一人担，他竟逍遥外。

还有许多朋友，在这些地方浪费银钱还是小，只因平日在这粉头身上不肯多用银钱，枕席间又取这粉头厌恶，惹下一身风流果子、杨梅结毒、鱼口疔疮，轻则破头烂鼻，重则因毒丧命。

还有些公门朋友，以及把势光棍，平时在这些地方倚势欺压，吃白大花酒、住自大镶，这些粉头怕他威势，明是极力奉承，暗则含恨在心，若能接着上宪委员、幕友、官亲，告个枕头状子，送个访案，及至捉拿到官，还不知祸从何起。这正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试问贪恋烟花，有几人遇见女妓倒贴银钱？或是带些钱财跟他从良？莫说近日绝无这等便宜情，就作万中出一，竟有个粉头带了若干金银，跟你从良，也要想想他是将父母遗体换来的银钱，如今既将遗体伴你，又用他的银钱，你自己也要看着家中也有妻子、姊妹、媳妇、女儿，若是贴人银钱，赂人睡觉，跟着别人去了，你心中怎肯干休！

如今嫖之一字，有这许多损处，却没有一件益处，哪知还有比嫖之一字为害更烈：目下时兴鸦片烟，在这些玩笑场中更是通行，但凡玩友到了这些地方，不论有瘾没瘾，曾吃不曾吃，总要开张烟灯喊个粉头睡下来代火。哪有瘾的不必说了，哪没瘾的借着开





了灯来，同这粉头说说笑笑，可以多耽搁一刻工夫。今日吃这么一口两口，明日吃这么三口四口，不消数日，瘾已成功，戒断不得。这是一世的大累，要到除死方休，岂不是害中又生出害来。

在下也因幼年无知，性耽游荡，在这些烟花寨里，迷恋了三十余年，也不知见过多少粉头，与在下如胶似漆，一刻难离，也不知发多少山盟海誓，也有要从良跟我，也有跟着住家，将在下的银钱哄骗过去。也有另自从良，也有席卷资财，回归故里，亦有另开别处码头去了。从前哪般恩爱到了缘尽情终之日，莫不各奔东西。因此将这玩笑场中看得冰冷，视为畏途，曾做了七言律诗一首道：

迷魂阵势布平康，埋伏多般仔细防。

柳帜花幡咸莫敌，轻刀辣斧勇难当。

频舒笑脸勾魂魄，轻启朱唇吸脑浆。

陷入网罗谁打破，能征莫若不临场。

这日闲暇无，偶到郊外阔步，忽然想起当日烟花寨内哪些粉头，与在下哪般恩爱，越想越迷，信着脚步不知不觉走到一个所在，远望一座险峻高山，怪石磋峨。顺着山根，有一道万丈深潭，波涛滚滚，一望无际这些着潭边行到高山脚下，这见有一块五尺多高的石碣，立了山根。石碣上刻着六个大字，凝神细看，是：自迷山，无底潭。但不知山上是何光景，遂扳藤附葛，步上高山。曲曲折折，行了数里，这见山顶上有许多参天古树，有两位老叟对面坐在一棵大古树根上，一位是鹤发童颜，仙风道骨；一位是发白齿脱，面容枯槁。手里捧了一部不知身什么书籍，两人正在那里一同观看。此时在下走得腿酸足软，又不识路途，向着二位老叟施礼，问道：“二位老丈，在下因迷失路途，望祈二位老丈指示，前面是什所？”只见哪鹤发童颜的举首一望道：“前程远大，后路难期。问你自己，何须绕舌！”在下听得言语蹊跷，复又施礼道：“敢问二位仙长，法号高寿？是何洞府？所览是何书籍？”那鹤发童颜的道：“吾乃月下老人，经历了不知多少甲子。原居上界，职掌人间婚姻，但凡世间男女，未曾配合之时，先用赤绳紧足，效而千里姻缘，全凭一线。吾因怜念下界哪些愚男蠢妇，前世种有夙缘，今生应当了结。或系三年五载，或系一度两度，吾一片婆心，总代他们结了线头，成全美。不意从此酿出许多倾家丧命、伤风败俗的来。因此上帝嗔怒，将吾谪贬在此，要待普天下人，不犯淫欲方准吾复归仙界。因在山中闲暇无，常时同这过老儿盘桓。”哪一位发白齿脱的道：“吾姓过，名时，字来仁，乃知非府悔过县人。年尚未登花甲，只因幼年无知，误入烟花阵里，被哪些粉头舌剑唇枪，软刀辣斧，杀得吾骨软精枯，发白齿脱。幸吾禄命未终，逃出迷魂圈套，看破红尘，隐居了此。昼长无聊，将向日所见之，撰了一部书籍，名曰《风月梦》，今日携来与吾老友观看消遣，不期遇见尔来。”在下复又问道：“还要请问仙长，此书是何故？出自何朝？敢乞再为明示。”过来仁道：“若问此书，虽曰风月，不涉淫邪。非比哪些稗官野史，皆系假借汉唐宋明，但凡有个忠臣，势必有个奸臣设谋陷害，又是什么外邦谋叛，美女和番，摆阵破阵，闹妖闹怪。还有各种艳曲淫词，不是公子偷情，就是小姐养汉，丫鬟勾引，私定终身，为人阻挠，不能成就，男扮女妆，女扮男妆，私自逃走。或是岳丈岳母，嫌贫爱富，逼写退婚，买盗栽脏，苦打承招，劫狱劫法场。实在到了危急之时，不是黎山老姥，就是太白金星前来搭救，直到中了状元，点了巡按，钦赐





上方宝剑，报恩报怨，干部一腔。在作书者或是与人有仇，隐恨在心，欲想败坏他的家声，冀图泄恨；或是思慕哪家妻女，未能如心，要卖弄自己几首淫词艳赋，做撰许多演义、传奇，南词北曲。哪些书籍最易坏人心术，殊了世道大为有损。今吾此书，是吾眼见得几个人做的些真情实，不增不删，编叙成籍。今方告成，凑巧遇见尔来，醒有凤缘。吾将此书赠尔，带了回去，或可警迷醒世，切勿泛观。”说毕将书付与在下。哪时也未及检开看视，就摆了衣袖之内，转眼之间，一阵清风，那二叟不知何处去了。赶忙望空拜谢，仍由旧路下了高山，到了潭边。哪知不是先前哪样荒凉，两岸皆植花柳，绿绿红红，见有许多房舍，又有许多粉头，翠袖红裙，抹粉涂脂，将在下请到房舍里面。哪些粉头燕语莺声，扭扭捏捏，也有要首饰的，也有要衣服的，也有要银钱的，也有要玩物的，也有留着吃酒的，也有留着住宿的。不由得情难自禁，同着一个丽色佳人，共人罗帏，覆雨翻云，直睡到红日东升，才醒来。睁睛一望，哪里有什么房屋！有什么美女！只见睡在荒郊，身旁睡了一个白骨骷髅。吓得在下一声大叫，惊醒来却是一场异梦。唯觉衣袖中有物，取出一看，乃是一部书籍，面上写着“风月梦”三字，不觉诧异，揭开书来观看，见有四句写道：

胡为风月梦？尽是荒唐话。

或可醒痴愚，任他笑与骂。

但不知这《风月梦》叙的些什么人？做的些什么？看官们不嫌絮烦，慢慢往下看，自有分解。

第二回 袁友英茶坊逢旧友 吴耕雨教场说新闻

话说江南扬州府江都县，有一人姓袁名猷，字友英，祖父袁漳，府学廪生，父亲袁寿，中式武举。袁猷幼恃溺爱，读书未成，身体又生得瘦弱，不能习武，祖父代他援例捐职从九品，娶妻杜氏，尚未生育。袁猷为人，生得刁滑，性耽花柳，终日游荡。仗倚祖父威势，惯放火债，总是九折加二，八折加一利息。又交结了一班狐群狗党，捉赌挤娟，搭指讹诈，无恶不作。到了二十余岁时，奉桌宪行文江都县访拿收禁，他祖父父亲不知寻了多少门路，花了多少银钱，才将袁猷从轻革去从九品衔，问拟徒罪，发配苏州府常熟县安置。

三年徒满释回，祖父袁漳已故，袁猷拜见过父母，与妻子杜氏相见，谢其数年侍奉翁姑一番辛勤，杜氏还礼，各诉别后离情，悲喜交集。家中摆了酒席，骨肉团聚。过了数日，袁猷与妻子杜氏商议，将家中衣饰折变了些银两，依然又放火债。所得利息，足可过活。

袁猷本是游荡惯了的人，每日仍是在外交结三朋四友。正是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他所交结之人，无非哪些惯放火债，以及眠花宿柳哪一班好友。这一日午后，正同监运司衙门里清书贾铭、扬关差役吴珍在教场方来茶馆，一桌吃茶闲谈。你言我语，总是谈的花柳场中。这个说是哪个堂名里某相公人品好，哪个说是哪个巢子里某相公酬应好，哪个又说是某相公大曲唱得好，某相公小曲唱得好，某相公西皮二黄唱得好，某相公戏

古典艳情珍品

需要全本请在www.ortongbook.com 网购。





串得好，某相公酒量好，某相公台面好，某相公拳划得好，某相公床铺好……

三人正在说得豪兴，只见茶馆之外，走进一个约年二十岁的少年人，雪白圆脸，秀眉朗目，脑后一条大辮，约有二两多元色头条辮线。头带宝蓝大呢盘金小帽，面前订着一个点翠赤金牡丹花，内嵌大红宝石帽花，大红线纬帽结，大红生丝京八寸帽须铺在小帽后面。身穿一件蛋青虞美人花式洋绢大衫，外加一件洋蓝大呢面、白板续里、订金桂子钮扣军机夹马褂，钮扣上挂了一个了绿翡翠龙圈、金索五件头金剔牙杖。大衫岔子外露出松花绿花边镶滚褂，藕色、金、白三色芙蓉带的胯带，秋葵色、洋绢面、玉色西庄岫里夹套裤，淡青杭绸、杭双龙抱柱夹袜。足下穿一双天青贡缎、镶白羽毛、二十八层毡底时式镶鞋。左手大拇指上带了个赤金桶箍式戒指、了绿翡翠斑指。第四指上带了一个赤金桶箍式戒指，两个藕节金间指。背膊上带了一只圆硬金镯，约有四两多重。右手拿了一柄真乌木、三十二根骨子、二面洒金、真张子元杭扇。后面跟随一个俊俏小厮。

这少年进了茶馆，到了里面，蓦然看见袁猷，连忙走到跟前，作了一揖，笑嘻嘻地说道：“友英兄，久违，久违，今朝幸会。”袁猷一看，不是别人，是他从前问罪在常熟结盟交好的。此人姓陆名书，字文华，今年尚未足二十岁。他父亲在常熟县承充刑房提牢吏，因为生得精明强干，百伶千巧，历任官府得喜内外穿插，因此家资饶裕。陆书并无妨妹，乃系独出，他父亲十分溺爱，任他终日在外游荡。前与袁猷在常熟妓院相逢，结拜金兰，朝夕相聚，胜似同胞。后来袁猷罪满释回之时，陆书备席饯行，又送程仪、路菜、茶食。亲自送到船上，依依不舍，洒泪而别。陆书日今因为在家娶了妻子，乃系读书人家的女儿，容貌丑陋，与陆书不侔和洽，时常分房独宿，所以二载有余，并未有孕。陆书的父亲有个姐姐嫁在扬州，因陆书终日在外眠花宿柳，且又望孙子心重，给了五百银子与陆书到扬州买妻，另外又给了数十两银子盘费，叫他到扬州投奔姑母，拜托舅爹代办这。陆书因闻得扬州系繁华之地，悄悄又将他母亲的私蓄拿出，约有千两银子、三四百块洋钱带在行囊里面。昨日绕到扬州。他姑爹家住在钞关门内南河下地方，在盐务商家总理账目。陆书见过姑爹、姑母，留在家中书房宿歇。今日午后无，带着跟来的小厮小喜子，到教场闲玩，看了几处戏法、洋画、西洋景，又听了一段淮书，又听了哪些男扮女妆花戳，扭扭捏捏唱了几个小曲。此刻口渴腹饿，正走进方来茶馆，不期会见袁猷，遂作了一个揖道：“仁兄久违，久违。”袁猷见是陆书，赶忙还礼，道：“贤弟幸会，幸会。”邀在一桌坐下。小喜子向袁猷请了安。袁猷叫与他们的小厮一桌吃茶。”

陆书与贾铭、吴珍，各道姓名。袁猷向陆书道：“老伯父母在家安好，愚兄前在贵处，诸承照拂，铭感五内。不知贤弟今到敝地，有什贵干？”陆书道：“家父、家母托庇粗安。兄在敝地，一切简慢，望乞恕罪。小弟自从仁兄旋里，无日不思，今奉家严之命，来扬探视姑母，昨日绕到贵处，尚未踵府拜请老伯父母金安并哥嫂安好，罪什，罪什。袁猷道：“说也不改当。”各谈别后离情。袁猷又问道：“令姑丈尊姓大名？府居何所？作何贵业？明早到彼奉拜。”陆书道：“舍亲姓熊讳大经，在盐务司账，住居南河下，小弟明早到府，不敢枉驾。”

正说之间，茶馆外面来了一个青年，约有二十岁，白光面皮头带藕色洋绢平顶小帽，上订广翠金托一枝重台芙蓉花，内嵌大红宝石帽花，大红线纬帽结，大红纬须约有二尺多长，拖在脑后；身穿一件蛋青贡绢大衫，外加一件泥金色、大花头线绢面、玉色板续





里、金桂子钮扣军机夹马挂，钮扣上套了一个羊脂玉螭虎龙圈，套着一挂金索三件头金剔牙杖，松花绿洋绢面，大红绸机里夹套裤；足下时式元缎靴；手内拿了一柄真湘妃竹骨、上白三矾扇面、名人字画大尺方扇子，摇摇摆摆，带着小厮走进茶馆。哪些跑堂的就连忙招呼道：“少爷来了！”哪少年并不答应，一直到了里面。袁猷看见这少年人进来，遂立起身，向哪少年道：“晴园兄请坐。”哪少年见了袁猷，笑容可掬，拱手说道：“友英兄请了。”大众让座，谦逊一番，遂在一桌坐下。哪少年请问诸位尊姓大名，袁猷指着贾、吴二人道：“此位姓贾名铭，字新盘，此位姓吴名珍，字颖士，皆是此地人。又指着陆书道：“这位兄弟姓陆名书，字文华，贵处系常熟县，昨日绕到扬州。向在常熟与小弟盟过的。”众人又请问少年姓名，袁猷代答道：“此位姓魏名璧，字晴园，最爱交友，令尊现在两淮候补，公馆在糙米巷。”

各道名姓已毕，正在阔谈，有些做小本生意人，也有拎着蔑篮的、也有捧着托盘的，走到魏璧这桌旁，将些瓜子蜜饯等物抓了好些放在桌上，喊了一声少爷，也不说价钱，各人又到别人茶桌上去了。魏璧就将瓜子等物分敬众人。只见又有些拎着跌博篮子的，哪篮内是些五彩淡描磁器、洋绢汗巾、顺袋钞马、荷包扇套、骨牌象棋、春宫烟盒等物，站在魏璧旁边，拱着魏璧跌成，魏璧在哪篮子内拣了四个五彩人物、细磁茶碗，讲定了三百八十文一关。那跌博的拿那夹在夹窝内一张小高板凳坐下，将小茵帚先将地下灰尘扫了几帚，然后将耳朵眼六个开元钱取了出来，在地上一洒，配成三字三模，递到魏璧手内，用右手将魏璧手腕托住。那旁边站有几个拾博的，向着与魏璧跌博这人努嘴说道：“叫着这人点头答应。”魏璧将六个钱在手指上摆好，往地下一跌。那拾博人口数一一，看清了字模，拾起来又递在魏璧手内。魏璧又跌，共跌了五关，只出了两个成，算是输了三关。魏璧道：“不跌了。”那人也不曾问着钱钞，立起身来，拿了小板凳，拎着博篮，同那几个拾博的去了。

袁猷叫跑堂的买了些葱油烧饼、鸡肉大包子等物，各人吃过，下午彼此阔谈，总是年轻爱玩耍的人，越谈越觉投机，甚是亲热。忽然邻桌上一个吃茶的人，走到袁猷桌旁，挨着袁猷坐下，也同众人招呼，便说道：“你们可晓得两件新闻吗？”袁猷回道不知。那人道：“钞关封河鸿庆园软下处有个分账伙计，名叫爱林，是盐城人，跟了一个成衣，有一年多了。这成衣随手吃醋，时常吵闹。昨日晚间爱林关了房门睡觉，不知在哪里弄了些生鸦片烟吃下去。今日早间成衣在妻子房里起来，见爱林房门未开，喊叫不应，心里疑惑，将房门打开，看见爱林已经死在床上。成衣着了忙，赶紧备了棺衾，将爱林收殓。此刻将棺材送到盐城去了。不知这爱林家有何人？家里可有话说？如何结局？”还有一件：埂子街坠子家新捆下来一个捆账伙计，名叫秀红，也是盐城人，今年才十六岁，人品不疤不麻，不足四寸一双小脚，是二十千钱一季连包捆。哪知捆价方才兑清，这秀红住在楼上，不意前夜她悄悄开了楼窗。不知怎样漫上房屋，漫屋过屋，在屋上走到连城巷什么人家，方才跳了下去。哪人家吓了一跳，疑惑是贼盗，点起灯笼，细看是个女人，大为诧异，问其细底，秀红说是坠子家逼他为娼，朝打暮骂，所以黑夜逃走。那个人家不知在哪个衙门里做书缺，家里又有秀才，就将秀红交与地保，要鸣官究办。哪知秀红的父亲将捆价拿去，并未回盐城家去，次日早间就闹到坠子家要人，闹得坠了家家翻宅乱。后来保赤堂董知道，将秀红带到立贞堂去择配，要将他父亲送官，说他卖女

古典艳情珍品





为娟，他才抱头鼠窜地去了。他父亲当日原是放鹰，如今弄得人财两空。坠子还亏与个师爷相好，这师爷出来料理，向连城巷哪个人家说情免追，又花费了好些钱与他地保坊快，连从前拿去的捆价，坠子家计算花用若干，险些落了一场官司。据你们诸位看来，这两件奇与不奇，可算是新闻吗？”

众人听了都觉诧异，称奇。那人说毕，仍到他原坐哪桌吃茶去了。陆书便问，此系何人？袁猷道：“他叫吴耕雨，是个武童生，惯在龟窝堂名吃白大揽腿、跑挤鸭子、寻投影儿钱。我们平昔虽然与他认识，不过见了面点头而已，从不与他亲厚。不知他今日平空到我们桌上，向我们说这些不伦不类的话，好笑不好笑！”贾铭道：“这种人可远不可近，他这些话只当没有听见吧了。”

众人又阔谈了一刻工夫，渐渐日落。袁猷邀请陆书吃晚饭，陆书道：“今日兄弟出来，并未留信，恐姑母悬望，明早竭诚登堂，拜谒老伯母，请安，再为四扰。”袁猷见陆书直意不扰，说道：“愚兄明早本欲到令亲府上奉拜，既是贤弟说明日光顾寒舍，愚兄在舍恭候，奉屈在坐诸兄，明日舍间午饭，务望赏光。”贾铭、吴珍、魏璧总各应允，明日定来奉陪。

陆书辞别众人，带着小喜子去了。袁猷关照跑堂写账，那跑堂的同卖水烟的均皆答应。袁猷同着众人备带小厮，出了茶馆，又叮嘱贾铭们三人道：“明日务望赏光，小弟在舍专候，不着小价奉邀了。”三人满允，分路各散回家。不知后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北柳巷陆书探友 西花厅吴珍吸烟

话说陆书在教场方来茶馆，巧遇袁猷，吃茶散后，回到姑爹家中，用过晚膳，同姑母谈了些家常话，安歇一宵。次日清晨，备了盟愚侄、盟愚弟两封拜贴，换了一顶朱红贡纬、高桥梁时式大呢帽，身穿一件二蓝线绢夹袍，紧了一条白玉螭虎钩丝带，挂了洋表、扇套、荷包、小刀等物，外加一件元色线绢夹外褂。小厮喜子拿着拜贴，捧着小帽，夹着衣包，拎着水烟口袋跟随出了姑爹家大门。由南河下到了常镇道衙署前，哪照壁紧对着钞关城门，哪里是水码头，来往行人拥挤不开。陆书带着小喜子，慢慢地随着众人行走，但见哪：

门名宝钞，乃水陆之冲途；衙属行辕，辖扬由之关部。连楚接吴，达淮通鲁。络绎行人，稠密烟户。税务房调查越漏，悬庞头牌示以扬威；门兵班严拿奸究，挂狼牙箭袋而耀武。旅店灯笼，招往来之过客，铺面招牌，揽经商之市贾。进城人、出城人，呵气成云；背负汗、肩担汗，挥汗如雨。街市上兰花担、牛脯担，香风堪爱；路途问尿粪担、恶水担，臭味难闻；蔬菜担、鱼虾担，争先抢后；井水担、河水担，逐队成群。横七八竖，担夫之挑柴拥拥；六拾三跟，盐商之飞轿纷纷。缝穷妇女，臂税篋篮供补缀；游方僧道，手敲鱼子化钱文。男装女相，抹粉涂脂，人作兔畜受人拘，强讨埂化丐玩战。车载驴驼装货物，大商小贾做生涯。真是：十省通衢人辏集，两江名地俗繁华。

陆书行过常镇道衙门，转弯到了埂子大街，见有许多戴春林香货店。也有的柜台前许多人，买香货的、买油粉的纷纷拥挤；也有的柜外冷冷清清。陆书初到扬州，不知何故，又不便问人，遂过了太平码头，到了小东门外四岔路口，问了店面上人路淫，一直





向北，进了大儒坊，过了南柳巷，到了北柳巷，问到袁猷家门首。进了大门，只见四扇自粉屏门关着，小喜子将屏门敲了两下，里面有个仆人将旁边一扇屏门开了，问道：“是哪位老爷？”小喜子将两封拜贴递与哪关门的仆人，道：“我们大爷特来拜会，拜托回一声。”那人将两封拜贴一看，道：“请少待。”转身进去。片晌工夫，见中间两扇屏门大开，那接贴的仆人道：“请。”陆书带着小喜了走进，袁猷已过至大厅檐前。邀至厅上，陆书要请袁猷的父亲出来拜见。袁猷道：“家父现有小恙在身，改日再见吧。”陆书又要到后堂拜见伯母、大嫂，袁猷再四谦逊，方才彼此见礼人坐。

家人献了茶，袁猷道：“愚兄实是不知贤弟来扬，尚未到令亲府上拜谓，反称大驾亲临，罪什，罪什。”陆书道：“小弟拜调来迟，亦望吾兄恕罪。”袁猷请陆书除去大帽，换了小帽，又将外褂脱下，交与小喜子，在衣包内换了一件天青镜面大呢面、五色板绫里夹马褂，复又人坐。家人又献了一巡茶，听得厅口家人道：“贾老爷、吴老爷来了。”袁猷、陆书才立起身，这见贾铭吴珍已经走进，上得厅来，彼此见礼人坐，品着闲话。不刻工夫家人来回道：“魏老爷来了。”袁猷们一迎至大厅德前，魏壁上厅与袁猷见过礼，又与众人见礼，分宾主人坐。家人献茶，茶吧收杯。

袁猷邀请众人到西首花厅里面去坐，众人立起身来，袁猷道：“小弟引导。”众人道：“请。”随着袁猷，但见大厅西首两扇白粉小耳门上有天蓝色对句，上写着：

风弄竹声

月移花影

进得耳门，大大一个院落堆就假山，丘壑玲珑。有几株碧梧，数竿翠竹。还有十几棵梅、杏、桃、榴树本。此时四月天气，花台里面芍药开得烂漫可爱。朝南三间花厅上面有一块楠木匾，天蓝大字，写的是：“吟风弄月”，下款是：“古灵王应样书。”中间六扇白粉屏门，摆列一张海梅香几，挂了一幅堂画，是箔溪陈援画的山水。两边接着泥金锤笺对联，上写道：

风来水面千重绿

月到天心一片青

上款是：“佩绅学长先生教正”，下款是：“齐之黄应熊拜手”。香几上：左边摆了一只碎磁古瓶，海梅管子，黑漆方几，瓶内插了十多竿五色虞美人；右边摆的是大理石插牌；中间摆了一架大洋自鸣钟，一对钩金玉带围，玻璃高手罩。一封画漆帽架分列两旁，桌椅、脚踏、马机、茶几都是海梅的。学士椅、马机上总有绿大呢盘红辫团寿字垫子。香几两旁摆列着广锡盘，海梅立台。有八张楠木书厨分列两旁，书厨上总有白铜锁锁着，不知里面藏的什么书籍。右边莹山墙挂了六幅画条，是方华和尚画的梅花，虞步青画的山水，王小某画的美人，李某生画的三秋图，倪研田画的月季花，刘古尊画的石粒；右边莹山墙挂了一幅横披，是钱问衫写的阿房宫赋。右首莹栏杆摆了一张楠木十仙桌，上面摆了一校龙泉窑古瓶，紫檀座、磨朱高几，瓶内插了五校细种白芍药。靠着厅后墙板摆了一张楠木大炕，海梅炕几，炕上也是绿大呢炕垫毡枕，炕面前摆着脚踏、痰盒。厅上挂的六张广锡洋灯，大小玻璃方灯。雕栏湘帘，清幽静雅。

袁猷邀请众人至花厅里面坐下，重新烹了上好香箸，摆了四盘点心：是一盘生肉笋包，一盘火腿糯米烧卖，一盘五仁豆砂馒首，一盘螃蟹肉饺。袁猷邀请众人用早点，众人陪着陆书将早点用毕，品着闲话。吴珍跟来的小厮发子，拎着一个蓝布口袋，定至花

古典艳情珍品





厅右边，将口袋放在炕上，又将那炕上海梅炕几搬过半边，在口袋内拿出一根翡翠头尾、金龙口、湘纪竹大烟枪，放在炕上。又拿一个紫檀小拜匣样式小盒，揭开，摆在炕中间，就像是灯盘。这匣内有张白铜转珠烟灯，玻璃灯罩，钢千、小剪、斗挖、水池俱全。安放好了，又拿了一个水烟纸煤，点了火来，将烟灯点着。吴珍看见灯已开好，就立起身来，走到炕上坐下，在腰间挂的一个戳纱五彩须烟盒袋内，拿出一个法琅纹银转珠烟盒。盖子上有一个狮子滚球，哪狮子的眼睛、舌头同哪一个球总是活的。据说这烟盒出在上海地方，扬州银匠总不会打。吴珍将烟盒用手转开，放在灯盘里面，遂邀请众人吃烟。众人皆说不会，吴珍再三相拉，将陆书拉了睡在炕上左边。吴珍睡在炕右边，用钢千在烟盒内蘸了些烟，在烟灯上一烧，哪烟挂了一寸多长，在千子上一卷，在左手二指上滚圆，又在烟盒内一蘸，在灯火上又烧、又滚。如此几次，将烟滚圆成泡，拿着枪就着灯头，将烟泡实在烟枪斗门之上，又用手指捏紧，就灯拿钢千将烟戳了一个眼，自己先将枪吹了一吹，用手将枪嘴一抹，才将枪递在陆书手内。吴珍将枪尾捧着，陆书将枪用劲衔在口里，吴珍将枪的斗门对着灯头，叫陆书嗅烟。陆书使劲地嗅了一口，斗门堵塞，吴珍复又将枪就着灯头重新烧圆，又打了一钢千，递与陆书再嗅。如此数起，半吃半烧，才将这口烟吃了。仍将枪递与吴珍，陆书笑道：“兄弟不是吃烟，反觉受罪。大哥不必谦了，老实些自己过瘾吧。”吴珍又让众人吃烟，众人皆不肯吃。吴珍慢慢地吃了七八口，请陆书到右边来，吴珍睡到炕左边，又在左边吃了七八口。

书厅上已将桌子摆好，摆了杯箸。袁猷邀请众人坐，吴珍才将烟枪放下，陆书也立起身来，谦逊多时，一定请陆书首坐，魏璧二坐，贾铭三坐，吴珍在上横头，袁猷在下横头斟酒。先摆了十二个小碟，后上了四个小碗。众人问问陆书苏州常熟风景，陆书又问扬州故古迹。饮酒闲谈，又上了五个大菜，吃了几壶百花酒。众人道午间不能多饮，吩咐拿饭。袁猷又敬了众人每人一大杯，然后上了四个小彩碟子。众人将饭用毕，家人打了热手巾把子，众人揩过脸，散坐吃茶。各家跟来的小厮，另有中席，袁猷家仆人邀在廊房里吃去了。吴珍又睡到炕上，吃了十数口大烟，小厮们饭已吃毕，吴珍叫发子将烟具收了，仍将炕几摆在炕上。

袁猷邀请众人仍到方来茶馆吃茶。众人所谈都是评花问柳、买笑道欢，五人什觉意气相投。魏璧道：“文华兄与友英兄本是结盟过的，今吾五人不期相遇，亦属前缘。小弟不揣冒昧，意欲仰攀诸君，金兰雅集，不知诸君可能赏光否？”众人见魏璧父亲现在两淮候补，他今欲拜弟兄，谁不情愿，齐声道好。魏璧道：“明日我们湖舫在小金山关帝庙进香，大早在多子街金元面馆取齐。一切皆系小弟主人，不必效哪些俗人凑份子、做猪头会，惹人笑话。诸公意下如何？”众人原先不肯，你谦我逊，后见魏璧实意，才都应允。吃过下午点心，袁猷要请陆书吃晚饭，陆书坚辞道：“小弟今晚同家姑丈说话相应，明早会吧。”袁猷不好强留，关照跑堂卖水烟的写了账。众人出了茶馆，分路各散回家。

一宿已过、次日清晨，魏璧先着家人到小东门码头雇一只长篷子大船，在金元面馆等信。家人答应去了。魏璧带着小厮，夹了一个五彩洋印花面、五色绸里衣包，包了一件二蓝线绉面、白纺绫里夹背心、洋印饭单、小白钹面盆、高丽布手巾、广锡漱口盂、兰谱、笔砚等物，又带了一个蓝布口袋，里面装的白铜水烟袋盒、纸煤等物，出了公馆大门，直奔多子街金元面馆。不知后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闹面馆袁猷讨私债 封游船魏璧逞官威

话说魏璧带着小厮，夹着衣包，拎着水烟口袋，离了公馆，走头巷街转弯向东，出了小东门，到了多子街，进了金元面馆。走进后厅，早有跑堂的招呼，魏璧遂拣了正中一张大八仙桌坐下，小厮另在前一进堂里桌上坐下，将衣包、水烟口袋放在桌上。那跑堂的走近魏璧席前，请叫了一声少爷，用抹布擦干净了桌子，泡了一盖碗茶来，问道：“少爷，今日几位尊容老爷？”魏璧道：“今日一共五位老爷。”跑堂的就摆了五双牙箸，十多张席纸，八九个小彩碟子，站在旁边伺候。

一刻工夫，贾铭、袁猷两人走进，彼此见礼入坐。尚未坐定，陆书已到，魏璧们三人与陆书招呼礼毕，大众入坐。跑堂的又泡了三盖碗茶来。贾铭们向袁猷道：“昨日多扰，谢谢！”袁猷道：“简慢，简慢。”正在吃茶，袁猷忽然看见一人走到楼上去了。袁猷立起身来，向着贾铭、陆书、魏璧道：“三位仁兄，小弟暂违，楼上一走，立刻就来奉陪。”说着就到楼上去了。去未多刻，只听得楼上拍桌敲台，又听得袁猷的声音与人喊吵。贾铭听得，赶忙上楼，看见袁猷与哪人正在吵闹。贾铭认得是熟人，他是监运司里收支房书办，姓郑名焕，字贯之。贾铭与郑焕彼此招呼，便入席坐下。贾铭问袁猷为着何，袁猷道：“去岁腊月郑大老爷爱厚我，托我代他借了三十两银子，九扣三分钱，原允今年三月归还，哪知到期非但银子不还，连人都藏躲，疾滑溜哄。我三番五次跑到他府上请安，他家这盛管随口答应，又说昨日在哪个外室小奶奶哪里住的，又说是在哪个堂名里吃花酒未曾回来。为找他尊驾，不知起了多少早，少睡多少觉，东跑西找，犹如汕獐，鞋子都跑坏了，找不着他尊驾。哪银主日逐向我吵闹，说我脱骗他的银子。好容易幸喜今日巧意会见郑大老爷，同他要银子，他还玩玩蛋。老实些说，今日有银子便吧，若没有银子，我同郑大老爷一同到县门首去打滚龙挑，挑县门首屈班的朋友，看我中人犯法不犯法！”袁猷说毕，郑焕道：“贾大哥，听我告诉你，我同袁大哥相好，共财帛已非一次。去腊承他的情，代我借了二十两银子，原约今年二月归赵，奈因我有件公，尚未就手，所以耽迟到今。累袁老大跑了几回，未曾会见，怪不得袁老大今日生气。如今还要恳请，耽到节下，本利一齐归赵。”袁猷道：“郑大老爷，不是我太肉，任凭怎样，今日总不得过闸。”贾铭道：“袁兄弟，你同郑大哥当日是好上起，还要你代他耽几日，叫他上紧设法归楚就是了。何必为这几两银子说闲话呢？”袁猷道：“贾大哥，你不晓得兄弟这苦衷，这个银主是个变种，梁封脾气。你借他的银子，约定二个月，到了三个月零一天，就还了他的银子，心中总不舒服。我是不怕弟兄们议笑，因为代他经经手，落个中资，贴补茶水。他是一弹打个鹊儿，整不认破。如今被郑大老爷这笔银子打住嘴，连我都叫不响了。今日要说是回日期，断不能行，除非别处腾挪。郑大老爷若是能吃点苦，才能过闸。”郑焕道：“听凭大兄怎样说，怎样好。”袁猷道：“如今只有一个方法，除非另觅个银主，借笔银子，把这架缚人的银子还了。不知郑大老爷意下如何？”郑焕道：“谨尊台命。”袁猷道：“还有句不懂人分话，还要另外写个凭据，让我好去另寻门路设法。”郑焕道：“理该如此。”遂喊跑堂的到简帖帖内买了一张印花八行书，又拿了一个黑

